

吳冠中

東尋西找集





吴冠中

东寻西找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成都

责任编辑：刘治贵

封面设计：文小牛

封面题字：刘云泉

东 寻 西 找 集

吴冠中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5.75 插页 4 字数99千

1982年9月第一版

1983年6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8,501—14,500册

书号：8118·1221

定价：0.47 元

44

J03

W533

日期姓

84.3.29

85.1.8

許有來

“画家论画”丛书

艺术形式的探索

王琦著

传统美术与现代派

邵大箴著

画廊中的思考

吴甲丰著



作者小传

1919年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46年留学法国，1950年返国后在多所艺术院校任教，现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前 言

我是一个手艺人，已忙白了少年头，时间和精力都消磨在双手中，识字无多，写不了文章。“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可以说心里话了，公开谈自己的艺术观点了，被邀到一些城市作过讲学，由于一些刊物约稿，就将我说过话写成了这些白纸黑字的文稿。更承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建议，便选了已发表的一部份印此小集，也算是艰难中探索者的脚印吧！

吴冠中

一九八一年六月 北京

目 录

前 言

一点心得和感想…………… (1)

土土洋洋 洋洋土土

——油画民族化杂谈…………… (7)

风景写生回忆录…………… (16)

我的感想和希望

(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发言)…………… (24)

但愿画长久

——写在深圳个人画展之前…………… (28)

风景哪边好?

——油画风景杂谈…………… (31)

绘画的形式美…………… (40)

关于抽象美…………… (50)

造型艺术离不开对人体美的研究.....	(57)
摄影与形式美.....	(62)
寂寞耕耘六十年	
——怀念林风眠老师.....	(69)
潘天寿艺术的造型特色.....	(80)
向探索者致敬	
——张竹画展读后记.....	(92)
朴实的灵魂 斑斓的色彩	
——悼念老油画家卫天霖老师.....	(95)
一代才华	
——为同代人油画鼓掌.....	(98)
唐莲开花	
——写在北京水彩画学会赴港展览之前.....	(101)
波提切利的《春》.....	
波提切利的《春》.....	(104)
梦里人间	
——忆夏凡纳的壁画.....	(109)
印象主义绘画的前前后后.....	(115)
姑娘呵，你慢些舞，让德加画个够！.....	(124)
梵 高.....	(128)
尤脱利罗的风景画.....	(138)
油画之美.....	(143)

兄弟·同道·战友

——谈现代日本绘画展览	(152)
美国名画原作展观感	(155)
贵州山丛寻画	(159)
孔孟故里行	(166)
养在深闺人未识	
——张家界是一颗风景明珠	(169)
今日大鱼岛	(172)
乡 情	(176)

一点心得和感想

我先谈谈自己数十年来探索油画民族化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早年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在预科阶段是绘画科，以西画为主，也学点国画，潘天寿老师教国画。我特别崇敬潘先生，偏爱他的作品，他在我艺术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了终生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由于爱潘先生，我一度转入国画系，但我那感情似野马的青年时期又未能安分于水墨雅淡之乡，我狂热地追求色彩，终于又改回西画系，从此梦寐以求的是塞尚、梵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

凭个人奋斗，在公费留学考试中竞争，我终于达到了到巴黎学习的目的。多年来把法国想象得象舅舅家一样亲切，既到了

巴黎，我就不打算再回到黑暗苦难的旧中国，我必须在西方画坛上站住脚跟，飞黄腾达。头一次遇上一种什么美术奖金比赛，我当然想参与试试，可是一看画题：“圣诞节”，我虽也已在法国度过圣诞节，但我享受不到人们那种欢乐，我对圣诞节没有画意。如果画题是“春节”，那我就一定想画。春天，复活节，跟法国同学们步行到外省教堂去朝拜，成群的青年人结队远足，途中露宿在马棚里，唱歌、演剧，他们多愉快呵！我虽也高兴，但我却想起端午节龙舟竞渡，我爱汨罗江，爱屈原，我不爱耶稣！三年住下来，我渐渐有寄人篱下之感，舅舅家并不亲呵！我读到梵高给他在巴黎学画兼当画商店员的弟弟的信，劝他弟弟回荷兰故乡去作画：

“你也许会说在巴黎也有花朵，但你是麦子，你的位置是在麦田里，种到家乡的泥土里去，你将于此发芽生根，不要在巴黎的人行道上浪费你的生命吧！”接着读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长篇讲话，对“生活是艺术源泉”的道理，我是坚信不疑的了。我彻底放弃了多年的成见，下决心回国。

船一离开马赛，我就想起玄奘回到唐朝在白马寺开始译经的故事。我崇敬玄奘，但我只取得薄薄几页经卷，而油画民族化的问题却并不比玄奘译经的工作轻易。千里之行始于脚下，我只能实事求是，一步步爬行，我从风景画入手，从意境入手，从中国人民喜闻乐

见的情调入手。我只不断地实践，没有总结理论，仅仅感觉到自己在追求：人民的感情，泥土的气息，传统的风格，西方现代的形式规律。

我很少背着画箱出去碰见什么景就画。我总是先观察，跑遍山前山后，村南村北，……然后在脑子里综合、组织形象，挖掘意境。这，我称之为怀孕。最困难的正是怀孕，如怀了孕，那么一定能生下一个生命来，九斤、八斤、七斤倒是无妨的。风景画中形象是主角，好比剧中的主要演员，所以我往往是先发现主要形象，然后围绕它编写剧本（意境）。有一次在西藏，在吉普车中看飞逝的雪山、瀑布、松和山花，景色动人。翌晨背着画箱追回去，爬了四小时山，但找不见那壮丽的画面了。因为雪山、瀑布、松和山花彼此相距较远，是吉普车的速度将它们的空间距离压缩了，几种物象互相重叠补充而丰富了视觉形象。我就用笨办法，搬动画架边写生边综合组织，这是十分费劲的艰苦工作，有时把画架画箱画板一起扛在肩上搬家，就象挑着货郎担。作一幅画扛着画架搬三、四次，走一、二公里路是常事。我的大部分写生作品都是这样产生的。在海南岛画香茅加工厂，因为搬的距离较远，晚上回去发现丢失了画架上很重要的一个零件，从此画架便支不起来了。象战士失了枪，急得我一夜睡不着。第二天一早我依据昨日搬移的路线一路仔细找那零件，那是大海捞针。幸而在绿草

从中闪出了一点红色，我的零件上沾有红色，我狂喜得双手捧起找回的零件深深吻了它一下。这样一种工作方法我名之为边选矿边炼钢，或者是初步粗炼一次。象作长江三峡（中国历史博物馆）、迎客松（北京站）、苏州园林（北京站）及鲁迅故乡（鲁迅博物馆）等大幅油画，便须经过多次冶炼了。

不同的表现手法总是缘于不同的题材内容产生的。只学西方的某种技法，好比戴了它的眼镜，只能发现适合这种技法表现的题材，对别的题材便视而不见了。我在青岛作画，有些青年朋友跟着我，我们都骑着自行车，我先看中了郊区一片尚未冒叶的蓬松的树苗圃，银灰调，无穷的生命正蕴藏其中，我下车支开画架要画，同行者完全不明白我要画什么，他们想不到这片灰濛濛全不引人注意的苗圃竟是我追求的画面，他们见附近并没有美景，还以为我是下车撒尿呢。

我们学院在河北省农村李村劳动好几年，后来偶尔星期日能画点画，因此我必须在星期日前怀好孕。我想画地里正长着的冬瓜藤、叶、花和毛茸茸的小冬瓜，这如何用油画来表现呢，别人没想过，我自己也无把握。我每天傍晚在冬瓜地里找形象，考虑如何组织，一直观察到天黑。这样一连几天，老乡发现了，亲切地问我：老吴，你在瓜地里丢了什么？我们帮你找吧！

我住在老乡家，我的画总是大娘大嫂先看到。如果

他们完全看不懂，我心里是难过的。我发现，老乡们看到画得象固然赞扬，但画得美更使他们兴奋、激动。我们的人民是爱美的，是富于高尚的美感情操的。当时“四人帮”认为照相可以替代绘画，又借口群众观点来抹杀艺术性，真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中国的油画已被“四人帮”糟蹋得很厉害，如果说我们科技落后于现代国际水平二、三十年，则“四人帮”控制下仿照相式的油画落后何止一百二、三十年！在学习西方绘画中取其糟粕弃其精华的现象，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

伦勃朗、委拉斯贵兹……这些古代西方的大师们，其实就是他们时代的有名摄影师。当然除了其摄影作用的社会功能之外，大师们的作品是有艺术深度和造型美的可贵成就的。人们总结他们作品中造型美的规律、法则，这些规律、法则又不断被各时代杰出的画家们补充、发展，这是美术家须要继承的宝贵遗产，美术教育的工作应远远不是手工照相式的描摹对象的技术传授了。我们要讲究形式美，要吸取现代西方形式美中的科学因素，我们是以美作为手段，造型艺术不讲形式，那岂非不务正业！

我没有用丙烯等现代化材料作画，仍用显然已落后的油画工具，但我不认为我的油画是西洋画，而是中国画。由于偶然的原因，近几年来我同时画起水墨画来。一九七五年我们送一批画给日本华侨总会，我作了大幅

水墨桂林新篁，那是根据我的一幅油画移植的，我那幅油画被批为“黑画”，我不服气，偏将它改成水墨送去日本。我从自己的油画移植的水墨，很快得到不少朋友的赞许与鼓励，当然总有人反对吧，但还是欢迎的多，人们总是喜欢创新的。我如今既用油画写生，也用水墨写生，象一把剪刀的两面锋刃，想剪裁东西方结合的新装。故我作水墨绝无改行、投降之感，因只是工具、手法有不同，艺术本质没有变，我作水墨，那是木兰从军呵！

当然我的画不成熟，水平不高，但我满怀信心要找出新路来。日本人以往学中国绘画，同时他们学西方现代画，他们不仅没有被西方的形式毒害，相反创造出不少东方和西方结合的好作品。而我们，祖产虽厚，却成了破落户的败家子了，因为曾经，我们把西方现代绘画一概加以抹杀！水稻杂交、玉米杂交都得高产，一种品种不吸收营养，不更新，便会逐渐退化，这是自然规律吧！

（载香港《美术家》第6期）

土土洋洋 洋洋土土

——油画民族化杂谈

我生长在江苏农村，叔伯父老、姑姑阿姨都是乡下佬，小学同窗都是赤脚伙伴。谁家的女儿嫁到上海，偶尔回到家乡来探亲，穿戴漂亮，烫头发，擦口红，我和伙伴们都感到这模样儿很丑，吃吃地嘲笑她。后来我进县城念中学，到杭州上艺术学校，不仅渐渐看惯了烫头发和擦口红，而且欣赏人体美，追求西方现代绘画的变形美了。生活在巴黎，陶醉于形形色色的现代诸流派的探索中，我体会到西方人的审美口味了，也为他们许许多多深度的艺术作品所感动，但我的爱好，我的努力，我的追求却与故乡的叔伯父老、姑姑阿姨、赤脚伙伴，我祖国的多少亿同胞全不相干了！我忘记了出身的贫寒之家啊！

有一回我们画室来了一个新女模特儿，大家特别赞赏她体型的美，但画了三天她就缺课不来了，大家很扫兴，几天后才知道她投塞纳河自杀了！

解放前，我们数十个公费留学生搭一条美国船到欧洲去，我们买的都是最便宜的四等舱。船将拢意大利，要登岸了，乘客们纷纷赠服务员小费，头、二等舱的旅客们起码都给数十美元吧，我们穷学生怎么办？急忙开会研究，决定集资后用集体名义赠数十元。但结果被服务员拒绝了，他们说不要四等舱中国人的小费。

有一回在鲁佛尔博物馆，我正在专心研究一件古希腊雕刻，一直盯着看了很久很久，那不是星期天，参观的人很少，一位闲得无聊大腹便便的管理员慢吞吞地踱到我跟前，我先以为他要同我谈点艺术观点吧，便微笑着同他打招呼，他却一开口便高傲地讥讽我：“在你们国家没有这样的东西吧！”我立即还击：你没有到过中国，你总到过吉美博物馆（巴黎收藏东方艺术品的博物馆）吧，我们多少祖宗的脑袋（指石雕佛头）被你们偷来供奉在那里，而这里的雕刻不正是你们从希腊抢劫来的吗！

.....

旧中国去欧美的留学生在生活中遭到这种歧视是常事，我不愿再写许多更令人心酸、气愤的事情。但在学习中，在老师和同学间，我们却得到真挚的感情和尊